

第三次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三条路线

中国人民大学

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史分班

1957

- 一、新华日报：“与大公报论国是”——答大公报“质中共”一文
(1945年11月24日)

附：大公报：“质中共”(1945年11月23日)……一

- 二、解放日报：驳蒋介石 (1946年4月5日)

(见第三次国内战争参考资料)

附：大公报：“过分的宣传”……九

- 三、新华日报：可能的大公报社论 (1946年4月18日)

附：大公报：“可能的长春之战”(1946年4月16日)……十一

- 四、冬参：一个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读大公报
“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

附：傅运真：“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十三

- 五、杜微：“对三十二条的一种看法”……二九

揭明达：一片“研究会”纲领的质疑……三四

- 六、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四一

- 七、梁漱溟：中国统一在何处求？……四五

- 八、邓初民：读了左舜生先生“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

附：左舜生：“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四九

- 九、孙晓村：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五七

- 十、瞿克：评“土地改革方案”……六一

- 十一、卫令敦：怎样实行土地改革……六六

- 十二、孙公求文：论“第三方面”……七九

- 十三、马敏伦：时局测验并告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八三

- 十四、辛蕤：第三方面 站在那里？……八九

- 十五、马敏伦：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九三

- 十六、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并向马敏伦先生请

教……九七

七、苏平： 关于“中间派政治路线”以外的话 102

八、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1947年11月）..... 103

附：政府宣布民盟非法视同共匪尹加取缔

附：

杨人梗： 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观察 2卷11期 47.5.10.

“： 关于“中英往何处去” 观察 3卷10期 47.11.1.

“： 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 观察 5卷8期 48.10.16.

倪安平： 中国政局 观察 2卷2期 47.3.18

施复亮： 中间派的政治路线 时与文 刘利号 47.3.14

“： 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时与文 1卷5期 47.4.11

“： 中间派路线与挽救危局 时与文 1卷8期 47.5.27

王芝生：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方势力 观察 刘利号 46.9.1

张东荪： 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意 观察 2卷6期 47.9.5

以上附录系某同学作“第三条路线破产”论文 主要参考书 供
同学们参攷。

与 大 公 报 论 国 是 新华日报

答 大 公 报 「质 中 共」 一 文

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了一篇社评「质中共」，内容说了三件事。第一，今天的内战要在十八集团军坚持解除敌伪军武装，没有像国民党那样联合敌伪军，而在受到国民党军与敌伪军的联合「清剿」以后，又实行了自己的步骤；没有所候「剿除」；第二，战时实行了民主的解放区坚持要在战后实行民主，与国民党的专政于民的方针不合，因此造成了「南北朝」因此违反了「要要不要乱」的主张；第三，共产党应该把人民的军队私卖给国民党「消灭日月光」，人民的军队光了，人民就可以「争自由，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恨」。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是的根本问题，我们现在死处端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藉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只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大公报这次所说的有多少真理？

八月十一日，当时日军尚未投降，一切盟国统帅部命令全部加紧对敌抗战，我国蒋委员长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唯独对十八集团军则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在就地驻防待命」。这里前一个命令是实际上不生效的，因为其他集团军多在离前线很远的地方，而十八集团军则连年坚守前线，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当然是利于敌伪的。甚至同时蒋委员长竟命令各地敌伪军「维持秩序」。就是在古今中外所没有见过的离奇条件之下，去总司令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坚持进攻敌伪军，谁知道这些还不投降的敌伪军，既然就在十八集团军的舌前，即十八集团军只要不想等候敌伪军来缴自己的械就不得不前去缴敌伪军的械，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蒋委员长说是要十八集团军「驻防待命」，虽然至今三个多月过去了，并未「待」到什么军，但是这个借敌伪之手消灭十八集团军的存心，现在却是完全证实了，十八集团军究竟何罪于国家必须如此置之死地？敌伪究竟何功于国家，必须如此深加厚待？是的，十八集团军可恨可恶，因为他们八年中始终在最前线死援死靠地团结人民，硬拼苦拼死拼，因为他们的血肉染红祖国的锦绣山河，他们就这样地抗击百分之六十五的敌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没有像胡宗南之流，多年没遇过一个敌人，没有像汤恩伯之流同失一城，日蹙百里，因此在敌人投降的时候，十八集团军靠敌人最近，不像其他军队在老远的后方要等美国飞机美国轮船从天上水上运去，因此十八集团军就是「土匪」，就活该没有投降的分；只有这些昔日败兵残民之将，今天才应该身据要津，向英勇血战的十八集团军大敬挞

伐；是的，不但这些败兵残民之将可喜可爱，而且我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寇敌军也可喜可爱，因为他们都一样的忠实于反共剿共，但是任何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能够同意这些么？能够无视这些悖谬的事实，忍心害理地把十八集团军对敌伪的不妥协，轻：指为负责内战责任么？

中共对于敌伪军汉奸卖国贼是决不妥协的，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就是叫做内战，而且中共对于国内团结，却正是不惜再三妥协的，毛泽东同志不辞艰放，毅然来渝谈判，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中国力求和平，不但因为全国人民需要和平，而且也因为解放区人民需要和平，必须记着：自日本投降以来，中共再三表示避免内战，自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中共再三要求忠实执行双方协议，在抗战期间宣称主张政治解决的国民党当局，这时对于自己所允诺的政治解决，却默不作声，对于自己所签字公佈的会谈纪要，却视同废纸，反而再三散布中国过去与现在只有「剿匪」而先内战的理论，以为挑战的根据。其实国民党再也不是不需要和平，但是他们害怕和平，因为一旦和平，就不能不面对着他们所害怕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既不改革，就义不能不害怕同中共和平竞争的失败。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战争。大公报说：「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鲁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正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到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里，大公报故意隐瞒：事实，主要的事实。山西的鲁降战，究竟谁同谁争呢？北方的砍杀之战究竟谁向谁砍杀呢？鲁各狼籍的阎锡山，公开与敌伪联合打进晋东西，为敌军解围，为伪军加官，在收斗施放毒气，强佔十八集团军收复的路线，疯狂更进而向十八集团军最老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直到这时，十八集团军忍无可忍，才整而回正，而大公报对此事实原委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地说：「在这时，山西的长治旅八路军以佔了」。其他在绥远、河北、辽宁、河南、湖北、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也无不如此，这些已迭见本报，读者间可复按，这里不便多佔篇幅。傅作义、马占山过去诚然曾经是爱国军人，但是这也决不能成为他们今天联合敌伪进攻更爱国的军人的护身符呀。当然命令傅作义马占山进攻者，还别有人在。事实上，当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时，「剿匪手册」已经满天飞了及至毛泽东同志返回延安，「剿匪」命令已经到处发了。这些就是今天发动内战的无可抵赖的真凭实据。解放区军民既然成了「剿匪」的对象，既然受到了攻击，为什么他不能自卫呢，难道应该「开门揖盗」「束手待毙」吗？大公报隐瞒了这一切铁一般的事实，却单单把十八集团军自卫的还击罗列出来，甚至把三边外圈国民党的内

部衝突也寫到十八集團軍的賬上，這難道也是大公無私的態度嗎？

大公報說中共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亂不變，我們承認中國確有這種人，不過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當局。全國人民要求還政於民，國民黨當局卻偏：要存政於民，還政於黨，這不是特殊化，是什麼？中共贊成大公報十一月二日社評「中國政治之路」與十一月十二日社評「讓人民講話」的主張，要求全國各村鎮各縣市各省區直至中央的政權，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並且在華北與東北首先實行起來，並且願意在各方代表監督之下重行選舉一次，這時國民黨當局卻偏：不願意實行這個民主辦法，尤其不願在它統治的南方實行民主選舉，這不是南北朝是什麼呢？全國人民要求變，變了才可以不乱，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偏：不肯變，以至在西南、西北亂，在京津、京滬亂、到平津、平津亂、治財經、財經亂、治教育、教育亂、治黨務、黨務亂、治軍事、軍事亂、治全國，全國先不乱，這不是要亂不要變是什麼呢？今天的中國，走民主時路必定統一，必定不乱，但是走不走這條路，在於國民黨當局的決策，現在大公報卻把這個決定性的權力，推在中共的頭上，豈不「欲冠奪代」！還知「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弄國家於大亂」的，正是不贊成「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逼發「剿匪手冊」，並要限期「剿匪」中共的國民黨當局啊！

末了，大公報勸我們不要講人民的武力，說「這是像得一辨的」。我們勸大公報與孫中山先生一辨。孫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北上與段祺瑞談判和平統一的時候，發表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黑西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謀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創一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於國內，其化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在此時方能告厥成功。今天十八集團軍正是孫先生所說的「國民武力」，因為它是真正與國民相結合，並為國民所有的武力，沒有這一點，它如何能在敵後堅持八年之久而抗戰而為人民所擁護呢？孫先生不像大公報，以為國民之武力消滅了才能爭民主憲政，相反的，他認為有了國民武力以後，在全國的武力都要有這種國民之武力以後，才真正沒有私兵，沒有黨兵，國民革命才能告厥成功。軍隊國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來的，軍隊不化於民主的國家，難道還該化於國民黨的「黨國」嗎？還該化於封建獨裁的「國家」嗎？現在大公報也承認我們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化，那麼這時要十八集團軍和其他人民的軍隊化到那個「國家」去呢？若是說，現在封建獨裁之「黨國」的軍隊還太少，應該「剿匪」民主的軍隊以加強這個封建獨裁的

「党国」，然后就可以「争民主，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浪」。请问为什么？为什么有了民主的军队就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一定要像今天的希腊西班牙一样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中国人民要争民主争宪政，这许多年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只有解放区争到了民主，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统治下，虽大公报也不辍不继地还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的反民主派可以恨大公报宣说其民主，惟独对於解放区及其支持者的民主军队却要动员飞机大炮敌军的军来实行联合攻击？由此可见，反民主派所反的，所怕的，只是真正的民主的事实，而不是任何民主的空谈，而民主的军队，正是民主的事实与民主的空谈的分水岭啊！

大公报在桂林受降办法不合理的现实，隐瞒国民党发动「剿匪」的事实，并把国民党当局要乱不要变的事实，转嫁於共产党以后，就命令着今天国民党军队敌军的军力至美军向解放区的大举猛烈进攻，跑到火线上来要求共产党强固人民的军队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无条件投降，说是这样，「就会被全国同胞歌颂歌颂而奉为万家生佛」。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但是天下一切大公无私的人们请判决吧：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已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都不能不拥护当局。以上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昨天的社评当然不是例外。

(十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

选自文革第十期

质中共

大公报

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宣布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在欣庆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的心坎，又蒙上一层深雾，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盪惶惑的心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拟从此得见太平且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进，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急着胜利不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沦为乱世的鱼肉。明日胜利到来，异乎得辄，纷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盪惶惑？

这局面怎么来的？在宣传的攻讦中，政府说中共争城夺地，自由行动；中共说政府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总之，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我们要国有心，与全国同胞同其苦闷。我们对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与中共进言，以期有补于时局。今天拟将对中共讲几句话。

今天的局面演成，从文灏上寻索，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对任何敌伪所佔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佔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全国人看到朱总司令的命令，都为国家前途担着忧。幸蒋主席三电邀请，把毛泽东先生请到重庆，商讨国事，全国人的心情为之一豁。毛先生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因整商谈连续举行，虽无大结果，而从一般空气上，从发表的「会谈纪要」上，确曾给予全国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希望。但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秋后之战。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佔了，大原被围攻了。绥东的战事起来了，到现在战事已达到了归绥与包头。在这时，豫西曾有动作，鄂北的枣阳被攻佔，陕北的三边打起来，平津近郊，一日数警。在这时，北方的铁路段段碎，路轨折掉，枕木数乘，桥梁折断，有的地方路基已被扒平。在这时，接收东北无消息，共产党的武力进入了大东北，山海关方面起了战争。这局面已够乱了，而还在进一步的扩大着。这局面，若说是政府进攻「解放

区，则范围之大，实不限于原来的所谓「解放区」，若说是为了争受降，则被攻的傅作义、马占山等都是爱国军人，既不是敌人，更不是汉奸。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否，试向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一个国家，於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绝不应该，而争降争地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总部的命令说：

「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部队及其指挥机关……」这个「附近」要「附近」到什么地方？遼遼的大东北也在「附近」之中。陕北的三边，是在后方，并非敌区，为什么也打呢？看北方的战乱局否，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故意凭他的力量，凭他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样的局否，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否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要做成那样的局否，则兵连祸结，要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财产遭殃，国家要被糟塌成什么样子？岂可不加顾虑？纵使力征经营弄成那样的局否，国家真个割成两半了，请问全国人民是否心甘情愿，请问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愿？共产党应该思生於人民之中的，要实现这个大意愿，也应该向：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先生在重庆时，曾屡次声言国家应该统一，他也同意李承「要安不要乱」的主张，今天的局否，很可能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弄国家於大乱，那岂不也有违毛先生的本意吗？

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於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众人的同情，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妥协不得已，原谅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乱，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我们这话虽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也是对蒋天之下政党而言，凡是政党，都不应该要有兵，政争可同是非於人民，兵争则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杀害於争王霸，或寇贼的争。

战中，谁还顾问什么民意？更有什么是非？事情闹到不论是非专斗武力的时候，那还不天下大乱吗？破坏铁路，陷民生於困敝，争城夺地而使血肉横飞，无论如何，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兵界已进化到运用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以驱市人为战的方式打天下，也实在太落伍了。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这方石，应该一切不悛。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夺地驱民死，何如兵气化为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歌颂而奉为万世生佛了！

（透旬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报》）

摘自文萃第十期

过分的宣传 上海·大公报

本月八日重庆新华月报上，转载了本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题为「驳蒋介石」的一篇社论。大意已由中央社发表。这篇社论的内容，是驳辩蒋主席本月一日在参政会中的政治报告要点。文章热辣，措词尖刻，极尽讥笑谩骂的能事。宣传战到了这样的程度，真令人警惕，而不禁为国事前途懼。

解放日报这篇文章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东北问题，另一个是约法问题。这两个问题，共产党以第二大党的资格，有所争论，作为政争的问题，都是可以，全国人民都愿意听取其意见，以为是非曲直的判断。但若要求争取全国人民的听候，却不可过分歪曲了是非。过分的宣传，除了宣洩一时的快意之外，反会失掉人的同情。

解放日报此文讨论东北问题时，说「蒋介石及其党羽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有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然，蒋介石在播弄味於他早已这般的作，不免有焚燬窠穴之一日，以便使全国幼稚园的儿童，都能相信他在今年四月一日讲演中的童语，都能相信他在九一八以后，並沒有下过不抵抗与中日亲善的命令，並沒有签订过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东北通商通邮协定，何梅协定等等；在抗战后並沒有进行过出卖东北以求投降妥协的外交活动。」这一段话，我们认为就是过份了的宣传，是不会获得多数人民的同情的。

蒋主席这个人，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到今天，这十九年来始终负着政府的主要责任，无论是他的政变，或是全国人民，要批评他的政绩，批评他的理论，都不是无懈可击，假要说他通敌卖国，安

协投降，那可就太无事实的根据了。这不是一种好宣传。一个天大的事实，自七七事变以来，这八年多的艰苦抗战始终是由蒋主席领导。抗战胜利了，凡是参加抗战的人都有功，蒋主席是主要有功国家民族的一个大人物。这是全国人所一致承认的。蒋主席是一个大人物，他也有他的缺点，但他有一个超越常人的长处，就是他那幅坚强的意志。中国对日抗战，原是以弱抗强，是极艰难的事。但到了七七变起，日寇把我们逼到最后关头，蒋主席便毅然决然领导全国抗战。抗战军兴之后，多少艰难危险危殆震撼的局面，许多人悲观失望了，蒋主席则始终不动摇，永远以坚忍勇毅的意志领导全国军民抗战。从淞沪沦陷以后南京危急之时起，陶铸的奔走，近处的勾诱，敌人多少次向我们诱和诱降，一个个皆为蒋主席所粉碎。死了的汪兆铭，要判罪的陈公博诸逆，都被敌人勾诱，成了汉奸，成了乱臣贼子，而蒋主席则始终屹然挺立，成为象征中华民族不屈的巨人。当然抗战是全国家民族的事，这艰难伟大的长期抗战，全军全民；

出钱出力出命，都有功国家，共产党也参加了抗战，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却不可否认蒋主席领导抗战之功。而且这个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九一八之变，是日寇对华侵略的一大爆发，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全国人对他不谅解，蒋主席同情他，谅解他，也可以说是蒋主席不抵抗。其后淞沪抵抗失败而有淞沪协定，北方抵抗失败而有塘沽协定；其后又有东北通商通邮协定及所谓何格协定等，国民都可以爱国政府委蒋主席为屈辱，为妥协。

但政府与蒋主席都把这些屈辱认为是争取停战抗战的时间所必需的。这在当时的确是很难辩解的。但到七七变起，蒋主席毅然发动抗战，且抗战八年之久，以迄赢得胜利，则政府与蒋主席的用心，实已不辩自明。九一八以后到七七以前那一段的外交，至少也不应该称为蒋主席的罪状了。至于抗战军兴以后，若说蒋主席曾进行过出卖东北以求投降妥协的外交活动，全国人不知道有此事，全安界人不知道有此事，解放日报的文章里也没有举出事实证据，这使我们不能不认为是过分了的宣传。政争的宣传，本可各说各理，但无论怎样，不可太颠倒了是非。我们不完全同意蒋主席对国事的见解与作风，但若说他通敌卖国，妥协投降，我们都不能不说这是太颠倒了是非，这种宣传必然要失掉国人的同情。

大战八年，全安界已乱乱思治，中国也应该安安稳稳了！求求拥有武力的党派们，你们再不要给中国制造内战了，也再不要用杀气腾腾的宣传战来恐吓我们老百姓了，我们实在受不了！

（四月十二日，社论）

选自文革26期

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前昨两天，登载了题目叫做「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这是大公报一篇可耻的社论。我们读了，实为大公报惜。

这篇社论，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承认东北的内战令人伤心，承认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没有实行。但是谁不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谁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国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这就是由于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张宗。大公报不但不敢说出这种武器的真理，反而藉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盖替顽固派帮兇，真是可耻极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至少也有七个月了，在东北进行内战，也有五个月了，拿了美国的枪炮，屠杀自己的同胞，今年一月以来，攻营口、攻芷江、攻阜新、攻盘山、攻辽中、攻台安、攻抚顺、攻辽阳、攻铁岭、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桥、攻开原、攻法库、攻昌图、攻本溪湖、攻燕平、攻四平街，攻了那么多地，破坏了「一月十三日与三月廿七日两次停战协议」，却一直没有听见大公报对这些罪行说过一句「可耻」，到现在「长春之战」，大公报忽然说这一战是「可耻」的了，对于大公报的社论读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罪行，那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可耻」了，那就「可耻」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怎样「可耻」的了吧。

大公报社论作者说，「东北是国家的」。很好，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在前一个「国家」之下，接收人员「五子登科」，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特务横行层出不穷，那里发生所谓「胜利奖」，饥民数目超过欧洲三倍，民族工业关门大吉，人民啃着树皮草根，汉口十个妇女中有一个妓女，广州人肉市场「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烟。「东北是国家的」，东北难道是这种「国家」的么？全国人民受尽了这种「国家」之苦，难道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国惨痛以后，还应该服服帖帖来受这种「国家」之苦？中国可以有你好国家，其雏型已见于各解放区，如果政协决议实现，全国就可以慢慢照此雏型，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真正人民有主权的国家。不说别的，解放区里至少至少没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没有官僚资本，没有特务横行，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难道东北人民和长

春人民，一定不许没有这几件「党专政的」国家」的「宝贝」，一定不许得到自己的旗帜，否则就不称「是国家的」了么？

大公报社论最无耻的，就是居然写出这样一段：「进攻的战术，常是用猛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而督战。猛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好的，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你看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金沙射箭，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一帮有法西斯的特工同志「办的板上抄来以外，去界上找不出这样战术。大公报为要污蔑东北人民的民主联军，不惜写出这种话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报纸的地位。你在反人民这一桌上，真也做到家了，真也「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大公报为什么忽然写出这样的社论来？大概记得，当二月里国民党法西斯集团策动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时候，就要这个「大公报」的大公报，首先在社论上大肆反苏，做法西斯进行最残酷无比的特务暴行之先锋。其后，许多被这个反动的报纸欺骗了的青年学生，才觉悟其中的鬼把戏，大呼「上了大公报的当」！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骨无胆，在平时假借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英恩惠，祇一英嘴剩的饭，嚼一英吃剩的骨头。大公报社论作者暴露其丑形，不止一次。这一次，大公报社论作者又把自己的丑形暴露出来了！人民必须严重警惕！

（四月十八日，社论）

上海大公报：「无耻的长春之战」社论，载於四月十六日！
编者。

选自文革27期

可耻的长春之战！ 大公报社论

复杂的东北问题，半在外文，半在内政，现在苏军已保证于本月以前撤退了，且正在撤退之中，外交一面，可谓业已顺诸，但在苏军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的打起来了，内外失调，令人心悸起落不宁。

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说苏军已于十四日午前撤离长春，副旅长秦防守司令机报，紧接着就报告苏军三万众分路进攻长春，我们坐在华内深夜偏榻的妇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便是看见光亮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这是八年抗战胜利后应该有的现象吗？长春是什么地方？是九一八事变后，四寇强夺我领土傀儡「满州国」的都城，是苏军参战后进入我东北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国民政府撤离东北的东北行营所在地，这地方曾为日伪占据了十四年，曾被苏军统治了二百多天，现在抗战胜利了，日满崩溃，伪满烟消，中国的东北，应该归回中国，苏军也根据中苏盟约条约，撤离东北，就在这时候，苏军则步步蚕食，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军队四面八方打来了，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应该光复了，却成难免深，那里的人民都是中国的儿女，现在应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却在被「屠杀」，流血的都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吧！这可真不可耻？

虽然东北的事还并未绝望，三人会议曾有调处东北冲突的决议，执行小组已经进入东北，三人小组代表秦德纯等也已经传到沈阳，马歇尔特使正在返华途中，这都在说明东北的和平有希望，但天下最难缠的事，是「一切皆过程，永远无结论」，我们的重情，恰是如此，为停战令下的时候，谁不眉飞色舞，以为中国从此赢得胜利后的和平了，但是，停战令下不了，而大大小小的战争仍是此起彼落，打打不停，顶到执行小组赶到各处去调解，调解了这儿，那儿又闹起来，执行了那儿，那边又燃起来，谁屈指算来，停战令下四个多月，可曾真个停了战？停战令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又如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五大协议之时，谁不衷心喜悦，以为国事真已获得解决而民主团结有望了，但是，协议尽管协议，墨沈未干，就又吵，又嚷，起来，非但一条协议也未实行，局势反倒更恶劣了。政协的决议明是一个结论，谁知却只是一段过程，东北的事，也是如此。三人会议的协议，本已甚为脆弱，对东北的执行小组工作更无从着手，而在苏军撤退之际，军火冲突的范围更在

扩大。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的渭东北军重冲突，竟已到了器物天穿地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机炮左右夹击战，徒手的前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双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战思到极矣，也可战到极矣，世界水准已进步到原子弹的时代，我们还在驱市人作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下心来放下屠刀吧！

东北是国家的，东北应该由国家战胜利中收回，以恢复国家的统一，这一点，苏联盟邦受盟约拘束，法理与事实，苏军必须把东北交由国民政府接收，共产党何以必要争存？若说民主，则断不可割裂国家，再说民主也必不可以军队争存，以军队争得的，那必然不是民主，谁都承认英美是民主国家，而英美的民主都不是以兵刃求的，英王查理一世之判死刑，不是兵刃，美国独立战争在此国家统一，走的是妥协和商的路，停战令，议和协议，整军方案，实在是和平理智之路，应该是解决当前国事的结论，而不可把它当做一种风云变幻的过程，在东北我们尤其祈请先停战，先实施整军方案，我们以为国家祈福，也为生民乞命，请快停手吧！敌人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由长春起，整个停止东北之乱，更由东北起，放出全国和平统一的光明。

(选自大公报，1946年4月16日第二版)

一个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 冬 奎

读大公报二月二十五日「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以后

我是一个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的战士。「九一八」事变时，我便在昇龙江的黑河市马占山将军的部下，作宣传抗战的工作，同时我曾和陈大元等共同组织了绥滨的游击队。以后我曾在抗日将领张锡珩部下工作过，二十五年又转到抗日将领李延禄部下，当年冬受编到苏联，伤好后于二十六年春季到新疆。

到今天我为祖国在东北和西北已战斗了十四年，我抛棄了家產、父母、妻子和一切产业。是为了我们的民族与祖国。但到今天我不能不我以满腔热血，满腔的悲愤，为今天「祖国」对我们东北人民抗日军的歧视与冷漠，造谣与侮辱，向全国同胞提出我的控诉。

谁都知道我们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抗日的时间是最久的。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撤军苦斗了十四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最恶劣的，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并且还要和日寇最精锐的关东军作战，我们的斗争是最壮烈的，我们都是以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和敌人火拼着。我们东北人民抗日军的十四年苦斗，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燦爛的一次。是我中华儿女万在千秋应引以为光荣的史蹟。但是全国公正的人士们！全国亲爱的同胞们！请看一看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当政者，我们那些在口头上高呼拯救东北的大人先生们，在怎样对待我们！

请问在十四年中，能够接济我们东北人民抗日军一粒米，一发子弹的，在全国有几个人？曾为我们那些死难的烈士们，女人孩子们致过真心的哀悼与慰问的有几个人？更不必提说按我们的功绩，给我们应得的奖赏了！

我们在十四年的岁月中，在地獄里过着牛马的生活，我们在那冬季的冰天雪地中，在夏季的淫雨蚊陣中，流着我们的血。我们一群「喊着「祖国万岁」倒在血泊中，又一群的补充上去。在这十四年中，在东北抗日军的阵线里，几乎牺牲了我们东北人民最优秀的三代人——祖父，父亲和兒子！但我们并没有一刻失掉过对祖国的信心。我们在最危难的时候，在疾病、傷痛、飢寒折磨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想到在关内有四万万同胞关怀着我们，作我们的后盾。我们一想到在那里有我们的政府，有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便会更勇敢百倍的去作战。当我们不幸受傷倒下时的时候，或者在埋葬我们烈士的时候，我们总把脸兜向着关内，因为我们相信那里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救星，会给我们一切的希望！但直到今天给过我们什么

~14~
呢？

今天，当我们只等待着荣誉与歌颂的时候，只等待着褒奖与奖励的时候，当我们在东北的四千万弟兄准备重圆怀抱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为抗日而流离失所的人，准备返回故乡的时候，谁知那些抗日的时期蹲在后方发国难财的无耻卑鄙的懦夫们，却向我们纷纷射出冷箭来，我们的苦难与功绩被政府漠视了，被那些蝇营狗苟的败类给一笔抹杀了。竟打称以卑鄙无耻的谎言来毁灭我们东北人民苦斗十四年的光荣历史！这实在太有点近乎秦桧，张邦昌之流的行为！也实在叫东北人太伤心了！祖国！难道这就是我们怀念十四年的你吗？全国同胞们！难道这也就是你们对我们的「歌颂」与「爱戴」吗？

那些最卑下无耻的法西斯特方报纸，不用说了，就连大公报那样以公正著称的报纸也在二月二十五日的星期三发表了一篇故意曲解东北事实的文章。那位誓以「与东北共存亡」的傅先生竟公然造谣说：现在所谓「东北的民主政权」与抗战日联军的来源是这样的：九一八后两三月，东北游击队失败，最后的一股杜聿明所统率的抗日联军，在事败后退入苏境，有几千入一直留在苏境受了克伦斯基的训练，这次跟着苏军进来。……而由他们组织「地方武力」、「地方政权」，我实在不能了解他是如何「民主」，如何能代表地方。他们十多万人住在国外，不与中国通消息，他们的国籍先须查考。有进往去的是「八路军」与「新八路」总而言之都是在苏联佔领下进去的。假如承认了这样局势，这样局势出来的「地方政府」，谁能保证他的向心力？团结是向内的，不是向外的，统一不但是「拼国旗的问题」。所以不能「承认」这受操纵的乌合之冒牌「民主」，尤其是奸案的「！」

究竟东北人民的抗日联军与民主政权是不是这样呢？凡是曾参加过东北抗日战争而在稍微留心东北问题的人士都知道这是死知的信口开河，实际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杜撰。第一，谁都知道九一八后两三年东北游击队并未失败，只是李杜、马占山、苏炳文三位将军退入苏联时带走一小部分队伍。那时李杜所统帅的不叫「抗日联军」而叫做「自卫军」！而真正的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是组织於廿五年。真正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抗日游击战也不是在二十年而是在廿五年以后，第二，退入苏境的游击队员都於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经苏联送往新疆，並沒有几千入受什么训练，我们这些人现在还有许多健在，都可以把经过苏联的队伍番号人数到新疆的时日列举出来。至於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地方政权的确是那些始终留在东北的坚贞战士，他们若还不能代表「地方」，他们的政权还不「民主」，那么谁能